

蚕豆

■ 章桂云

终于雨过天晴了。三月的江南走过潮湿覆盖的阴霾,花红柳绿的好媚在阳光下次第打开。

我站在久违的乡野田垄上,四周是油菜花开的大片明黄,热烈、灿烂。空中远近间杂着两种声音:一是近在耳旁嗡嗡嘈杂的蜂鸣,一是远山松柏间嚶嚶婉转的鸟啼。这一远一近的声音交错杂,宛如高低音的合奏,用声音构筑了乡野的和谐气象。

在油菜花开的盛景之下,在窄窄的田垄之上,躲着一排排蚕豆苗,它长得不够高大,开着淡紫的花,黑色的花蕊还一个个娇羞地朝下。与油菜花的灿烂相比,它是那样的低调、沉默而安静。

我喜欢蚕豆,从种下它的那一刻起。它敦实的身子,没有豌豆那样的圆润;当它长高时,也总是保持着昂然的姿态,稳重而纯朴的样子,不象豌豆苗,一旦进了开花的季节,就等不及藤藤蔓蔓了起来,显出缠绵的习性。

小时候,不等花开蒂落,我们想俘获蚕豆的心情就有点急不可耐了。上学途中总忍不住驻足观察一下蚕豆生长的热闹,摸摸那瘪瘪的豆荚,期望它早点鼓胀起来。

可是成长的过程总是漫长的,而我们的年龄决定了我们的期待不可能维持那样的久长。过不了多久,我们就只顾了上下学在田垄上的打打闹闹,不再关心蚕豆的生长,它被归还给田园,成为被我们忽略的风景。

但是,这世间的许多奇妙之处都成于不经意间的发现。仿佛是一夜之间,蚕豆荚悄悄在叶子底下成熟了自己的身子。当我们翻开蚕豆叶,看到那一排排鼓囊囊的豆荚时,欢呼声震颤了整条

的田垄。我们都是促狭鬼,也是破坏者。这种小孩子的心性在对待蚕豆的问题上袒露无疑。我们从不摘自家地里的,那多少缺乏了刺激感。我们专挑路边长势好的蚕豆下手,用手一捋就是一大把,揣在书包里。若是被发现了,也顶多被主人呵斥几句,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即使他们作势要追打过来,我们也只嘻嘻哈哈地跑开。因为,蚕豆在乡亲们眼里实在算不上金贵的东西。

回到家剥开豆荚,蚕豆饱满青绿的身子就露了出来,拿根缝衣针穿上白线,将这些蚕豆一个个串起来,最后将首尾打上结,一串绿色的佛珠就这样做好了。等妈妈煮粥的心情是焦灼的,趁势将蚕豆串丢到锅里,从没有这样老实地呆在锅台边,眼巴巴等锅里的水开。实在猴急的时候,就掀开锅盖看看咕噜有没有冒上来,一来二去的,反而消耗了许多热量,耽误了粥滚开的过程,还白废了一些柴火,免不了要遭到母亲的诸如饿死鬼馋猫之类的责骂。但忍性也是极强的,偶尔母亲的刮栗子磕到头上,也只默默抚摩着退后几步,待疼感消失了就又巴到锅台边来。水汽终于顶开了锅盖,欢呼压抑在嗓子里终究没有冒出来。这时候的母亲也是仁慈的,替我们将蚕豆打捞上来,冷却,青绿的蚕豆颜色变成灰绿。我们从不在乎它好看不好看,趁它还不够冷的时候就拽下一个先丢到嘴里,粉粉的、嫩嫩的,一股清香渗进了心里,成为久久不泯的童年记忆。

蚕豆就这样从成熟的那一天起即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。趁它还嫩的时候,从头里揭开它的外衣,在底部用力一挤,蚕豆碧绿的

肉身就滑落到了盘子里,母亲将它或青炒鸡蛋,或荤炒肉片,都是惹人掉口水的上等菜。当然,我们还有我们的玩法。在挤蚕豆的时候尽量不要破坏外衣的完好,等蚕豆剥好后,再将外衣套在十个手指上自我炫耀,虽比不得现代的美甲技术,倒也有颇具创意的乐趣,合乎现代美的理念:绿色、纯天然。

蚕豆老了的时候,它的颜色会蜕变成暗褐色,身体固然坚硬且皱褶满布其身,显得干瘪了许多。不知道它会不会和人一样怀念青春岁月并感叹时光的无情?因了这样的感叹,在冬季母亲炒蚕豆或油炸蚕豆片的时候,我都对它们怀有一种莫名的情愫,因而格外钟爱有加。后来,我认识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,对咸亨酒店里的茴香豆就有了深深的向往,每每捏着蚕豆进嘴时,脑子里就会产生孔乙己以豆佐酒的臆想,还有他排出的几文铜钱和窃书不能算偷的高论。我知道茴香豆的前身就是蚕豆,偶尔也在超市里见过经过包装的茴香豆,但我还是向往有朝一日亲临绍兴,坐到咸亨酒店里体味一下以豆佐酒的感觉……

用不了多久,菜市上就会出现成堆的蚕豆荚了,我对蚕豆的期待已经变得越来越从容。这当然与年纪的增长有关,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我吃蚕豆的兴趣正在慢慢褪减。我常常迷惑,是日子过得好了口味刁了,还是蚕豆的基因变了味道差了,为什么不论我怎么变着花样炮制蚕豆的吃法,就是吃不出童年时的那个味儿来呢?

我们吃吃。伙食确实不算好,但花钱不多,口味也有了,那时村上人都对我家的一日三餐羡慕不已。

父母亲的勤劳善良、乐于助人也是远近出名的。那时候不论亲戚家还是村上哪家砌房造屋制土灶,都会请父亲去帮工,父亲都乐意接受,并不取分文报酬。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赶到主人家和泥,待瓦匠上工时,一大池泥已和好待用。可以说,全村人家都得到到过父亲的帮衬。父亲也当过干部,但他真的是“干部干部先干一步”。他当生产队长时,每天都是头遍鸡叫即出工干活,自己先干到天亮才吹哨子喊社员起床。在他的带领下社员都认真干活,因此我们小队每年的工分折合成工资都是全大队最高的。父亲的举动很受母亲赞同,母亲常对我们说你爹这辈子干的活要顶人家三个人干的活!他帮过的人我们数也数不清。

母亲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,但他们一辈子相敬如宾,相互照顾,相濡以沫,深得乡邻的羡慕。村上人说从没有看见父母红过脸吵过架,这话是真的。自我懂事起我还真没见他们拌过嘴,遇事只有他们间慢声细语的商量。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,也让我们兄妹几个受益匪浅,我们兄妹几个小家庭都很幸福,我们感谢父母!

削苹果

■ 秦曼村

晚饭后,我去邻居家做客。邻居家客厅里的灯光非常柔和,大家很随便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,边吃着茶几上的各种年货零食,边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。他九岁的女儿很会待客,热情地给我泡了茶。

小女孩给我泡好茶后,静静地坐在她奶奶身边,看着电视,不时地回头看看奶奶慈祥的脸。忽然,她站起身来,从茶几的果盆里拿了一只又大又红的苹果,进厨房去了。妈妈看了,摇了摇头:“小馋猫。”不一会儿,她端来一只小碗,碗里是洗过的苹果,手上还拿着一水果刨子,坐到了奶奶身边。我打趣地说:“嗯,真是好孩子,准备削苹果给伯伯吃了?”“伯伯,我不怎么会削苹果。”她抬头笑了笑,空出右手,指了指茶几上的橘子,说:“您还是自己剥橘子吃吧。”她妈妈朝我笑道:“她根本就不会削苹果,不知被哪阵‘人来疯’给吹了……”奶奶听了说:“小乖乖,还是奶奶给你刨皮吧。”“不用,不用,奶奶您看电视吧!”小女孩专注地给苹果刨着皮,她奶奶不时地怜爱地看看她。

不久,一只被刨得坑坑洼洼的、白里带着黄的、还带着星星点点果皮的苹果出现在大家眼前了。大家看了,都呵呵地笑了起来。估计是想象着那甜津津的滋味,脆生生的口感,那孩子眼里都

江南的冬天

■ 吴文安

现在已经是春天,但我再次翻相册时,还会想起冬天。我只完整地经历过江南的冬天。

江南的冬天相比较北方而言,是可人的。虽然也会有暴雪寒冷的天气,但是或许明天就是晴空万里。江南的冬天,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寒冷的冬天。天气好时,运动过后会出汗,仿佛在经历春天;夕阳温暖明亮时,又会怀疑这不是秋天。想必江南的冬姑娘是温柔的,她在晚秋才徐徐到来。

江南的冬天不单单是天气可人,景色也是同样可人的。苏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,冬季平均气温在0℃以上。在这种气候下的植物,享受着气候与丰泽水源的优势条件,在冬天也依旧不败不枯。早熟的月季茶梅会抢先一步穿上盛装,让你在灰绿灰绿的灌木丛中眼前一亮;腊梅自然是艳压群芳的,那充满热情的花朵、遒劲有力的枝干、若有似无的香气总是牢牢抓住了人们的眼与鼻。小草虽不如夏天那般茂盛蓬勃,却也绿得欢喜。

万善春日

■ 孙光楣

小桥碧水草木葱,
莺歌燕舞桃花红。
观音庵边飘垂柳,
翠岗顶上立青松。

放光了,端起碗又去厨房了。“小心点哦。”奶奶忍不住叮嘱道。过了一会,小女孩又端着碗出来了,碗里已经是切成一片一片的苹果肉了,上面还插着牙签。奶奶一看,心疼地说:“谁让你自己切的?万一切到手指怎么办?干嘛不叫奶奶给你切?”她爸爸看见了,鼻子里哼了一下:“真会享受!”小女孩又坐在了奶奶的身边,只见她又起一块苹果肉对奶奶说:“奶奶,我喂你吃苹果!”我分明看到她奶奶先一愣,接着眼睛里湿润了,整个脸也舒展了开来。“不要,不要,小乖乖还是你吃吧!”“奶奶,您吃嘛!我小时候,您不就是这样喂我的么?”她妈妈一脸的大惊小怪:“哎呀呀……我家女儿长大了吆,还‘我小时候’……”她爸爸的眼神里却有疑惑:“无故献殷勤,这孩子总不会有什么‘阴谋’吧?”小女孩斜了一眼爸爸:“您不知道明天是3·8妇女节吗?”奶奶心里乐开了花:“我就知道小乖乖是个好孩子,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!”

那苹果实在是削得不怎么样,可小女孩的母亲在吃的时候,却像是在品尝《西游记》里五庄观的人参果和蟠桃园的蟠桃一样。

若是晴天,老人们会抱着孩童出来晒太阳;猫儿也会慵懒地在路上梳理皮毛。若是下雪,肯定比不上北方,但一定比中原或是更南边要壮观得多。雪并不天天下,也并不是天天阴天,这样的天气变化似乎带着韵律。

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品味江南的冬天了。我最喜欢的有关江南冬天的诗文,是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。开篇里的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”不似柳宗元笔下“千山鸟飞绝”那般萧索,而是令人觉得,这番美景被我独占了,虽有些寂寞,但并不孤独。张岱随着船行观赏天、云、山、水,皆是白茫茫浑然难辨,使人唯觉其大,而自身渺小。这与苏轼客人说的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有着相同感慨。张岱观雪后下船,遇见“更有痴似相公者”的湖上知己,虽是他乡游子,萍水相逢,后约难期,但这样的记忆,在日后回想起来,也是不可与外人道也的邂逅。

曲径通幽诗铺路,
美言佳句温馨风。
绿荫丛中游人行,
万善三月春意浓。